

文化熱點大反思

「汪國真現象」

備忘錄

袁幼鳴 李小非 編
學林出版社



文化熱點大反思

「汪國真現象」備忘錄

袁幼鳴／李小非／編



學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许钩伟

封面设计：桑吉芳

“汪国真现象”备忘录

袁幼鸣 编
李小非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77,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10-728-9/G·171

定价：4.70元

编者按语

这本“备忘录”的编辑出版，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91年5月，上海《青年报》“热门话题”专栏，刊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学生有关“汪国真热”的笔谈，对汪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引起了全国各地读者的强烈反应。在短短一个时期内，大量信件和稿件蜂拥而至，而该报又不可能再提供必需的版面。为此，学林出版社慧眼识珠，高瞻远瞩，决定以“书”的形式对这一在全国引起轰动的现象进行文化研究，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收到了大量稿件，保证了“书”的必要丰满。

我们看到，在有关“汪国真热”的争议中，一方面是大量的激赏和称颂，一方面则是尖锐的批评和非难。这的确是1989年以来中国文坛少有的景象。我们并不指望一本小册子能够均匀、平衡、中庸、不偏不倚地反映两种对立的声音。相反，从更为善意的立场出发，我们倒是希望有更多直言不讳的批评声音，以便使普遍的赞扬之声从它的反面获得谐调，并保持文化在其价值评估上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力图不让个人的价值尺度干扰作为编者应保持的起码的中立立场。这很难，但我们已经作了努力。

这是编者的愿望。更重要的问题是，读者务必不要产生下列误解，以为所有讨论中出现的名词“汪国真”，仅仅是指那个具体的、个人的和人们在电视上或书店中目击到的年轻的诗歌作者。恰恰相反，在本书中出现的“汪国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集合和抽象的名词，它代表或象征着一种正在

侵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流行文化，无论这种文化价值有没有受到我们的接纳，它毕竟是一个文化事实和表征。因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对所谓“汪国真现象”的评估，毋宁说是对当下（“后现代”）的流行文化（Pop，又称“波普”）的一次全面探讨和反省。如果它能够有助于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未来的真正发展，那么，本书的编者将感到欣慰。

向所有为本书提供资料、图片以及其他帮助的记者、编辑和广大读者朋友们致意！

1991.9.9

目 录

“汪国真热”·“汪国真现象”·“汪国真效应”

“汪国真”——大众传媒中使用空前频繁的汉字 美的征服，始于“手抄本”

- “汪国真热”采访手记 江 迅 (3)
- 乘风滑翔：汪国真闯荡上海滩 ... 邮 辉...保 宁 (14)
- 汪国真在华东师大的遭遇及我见 袁幼鸣 (30)
- “汪国真热”中看汪国真 王相莉 (37)
- 汪国真在沪言谈引起反弹 南 岛 (41)
- 中国诗坛又有话题
- “汪国真现象”引发争议
- 《公共关系导报》 (43)
- 追踪“汪国真热” 胡旦中 (45)

赞成与反对：直接印象未经修葺的座谈纪要

热点当中的冷静思考

- 有关汪国真诗作及其出版热的座谈侧记 ...
- 肖 莹 陆 林 (57)
- “我们大都不狂热”
- 来自上海中学生的反应 邮 辉整理 (63)

来自大学校园的第一声抨汪合唱：1991.5.17 上海《青

年报》“热门话题”专栏全文及其在读者中 引起的反响

- “上帝就是——我”？ 陆晓东 (78)
- 为什么汪国真“属于青年”？ 赵 明 (80)

- 诗不是工具 钱江 (82)
年轻，真的那么潇洒吗？ 段钢 (84)
汪国真继承的传统 田健东 (86)
附录：读者给专栏主持人和作者来信摘编 (89)

**书面意见：全频道抨击及其意义阐述——已刊发的和
未经刊发的；对事的和对人的；条件反射的和按捺
不住的……**

- 中国诗歌进程中的两难困境 刘洋 (119)
诗坛仍然不幸 北野秀树 (124)
文化病毒与癫狂症 韩国强 (127)
轻：一种替代的技术 汤惟杰 (129)
流行的悲哀 杨宇东 (131)
他是这样反叛“朦胧诗”的 凌云 (133)
丧失了实验精神之后 叶宇 (136)
透过价值错乱的迷雾 蔡志军 (138)
何“热”汪国真 叔绥人 (142)
诺贝尔奖：不幸的进军 崔卫平 (145)
诗歌的“流行色” 阿晏 (148)
作为三流快餐的诗歌新潮 邮辉 (150)
说说“中庸之道” 蔡洪波 (154)
贻笑大方的诗歌 戴蓉 (158)
“同生活讨价还价”的人 吴卫群 (160)
生活在这里 师涛 (161)
我们怎样企及这个高度 黄丽华 (163)
题外闲评 徐晓光 (165)
与汪国真谈心 刘擎 (167)
口红与真理 朱大可 (171)

狂诗的鼓吹	张 献	(176)
汪国真：文学奇迹还是传播奇迹？	牧 夫	(180)
谁骗了他	朱海宏	(184)
消费文化下的“缪斯”	顾国泉	(187)
汪国真的悲哀	孙泽敏	(189)
空场后的喧哗	马 季	(191)
关于一本书的摘要和理解		
——读《年轻的潇洒》	徐沪生	(194)
作为商业文化形态的“汪国真现象”	黎瑞刚	(196)
不要对他寄望太多	陈朝华	(200)
“投机”与呓语		
——我对“汪国真现象”的理解	魏明扬	(202)
快乐的权利	柯 达	(205)

潮汐与浪花：对“汪国真热”的大视角察看

1991：PoP 的胜利和悲哀	
——关于中国PoP 波的一个描述	王唯铭 (213)
热风过后话读书	清 色 (229)
自废“武功”	舒 明 (233)
“热”：一种青年文化现象的描述与分析	黎瑞刚 (236)

**“汪国真热”·“汪国真现象”·
“汪国真效应”
“汪国真”——大众传媒中使
用空前频繁的汉字**

突然崛起，反响强烈，由北而南，红透半边天；再出语惊人，引起强烈反弹，遭遇大量抨击，“此汪”“彼汪”——“汪国真”是 1990—1991 年度中国大众传媒中使用得空前频繁的汉字。这里有对“汪国真热”的正面全景描述；也有对“汪国真在上海”的跟踪报道，还有对汪国真惊人出语的细致披露……

早期，“汪国真”三个字意味着某种奇迹。提及即褒扬，作者的态度无一例外。“诗坛王子”、“缪斯最钟爱的男人”典出何处？上海《文学报》记者江迅所著《美的征服，始于“手抄本”——“汪国真热”采访手记》作了全景描述。要了解得更详细，可参阅《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两书。

美的征服，始于“手抄本” ——“汪国真热”采访手记

江 迅

美的征服，始于“手抄本”。

汪国真，这一年倏地风光起来了。

在京城的大中学校，他已是路人皆知的“热点人物”，他的形象在年轻人中间正煽乎得可以。

让汪国真最初惹我注目的，是北京的一位编辑在上海谈起他；而后，北京的两位作家来信又都提起他；再而后，上海的中学生也挡不住诱惑，带着一种兴奋与狂喜的渴望传诵着他的诗作……

汪国真，确是一个谜。

他的诗以“手抄本”形式传播，他一年来已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三个姑娘为买下他的诗集，竟抓阄抽签。

汪国真被誉为“诗坛王子”。

他的诗，不是先由出版社出版，而后在读者中流传的。他的诗，是先在读者中以手抄本形式传播，而后被出版社发现才出版的。

一年来，他已经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至今每天仍收到四五十封，最多时有一百多封。

读者在信中倾述自己的感情：“你是我们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喜欢的诗人”（李江、刘智勇），“您的诗带来了春天”（赵贵升），“一想到要听您的诗歌讲座，我就睡不着了”（李明东）……

王府井书店，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十分抢手。书柜上只剩下最后一本书，还有点脏，但三个姑娘却都拿着钱争买。她们互不相识，互不相让。

“谁先到卖给谁。”营业员为难了。

“我先到。”三个姑娘几乎异口同声。

“抓阄中彩，”营业员急中生智，“谁也别争，机遇平等。”

姑娘们认认真真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又认认真真抽签。其中一个武汉出差来北京的姑娘摸着了，兴奋得跳脚，回到武汉，她写了封信，托出版社转汪国真，叙述了这段奇遇。

王府井书店经理兴奋地对记者说：“令人难以想象。一般诗集我们进货五十至一百本，徐志摩诗集进货最高数是两千本，席慕蓉诗集是三千本，而汪国真诗集竟破了五千本。柜台上，十天便售出一千八百本，一个多月便告罄。”

有位部队女兵酷爱诗歌，常托亲友同学捎寄新出版的诗集，她竟先后收到八本从不同地方寄来的同样版本的汪国真诗集。

汪国真的诗集如此抢手，而在他的诗集尚未出版时，他的诗早就四处流传了。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烈士遗物陈列室，一位壮烈牺牲的老

065900

山前线战士，生前在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着汪国真的
一首《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远在西藏的一群青年男女去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
八点半”节目组，点播汪国真的诗《感谢》。编辑还不知“汪国
真”是谁，《感谢》那首诗写的是什么。

山东巨野县第十二中学两位女中学生迷上了汪国真的
诗，但没见有他的诗集出版。她想，当今出书，特别是诗集
往往要作者自筹资金，于是她省下平日的零用钱五元七角，
寄给汪国真，聊助一臂之力。

一位小伙子获知汪国真诗集《年轻的思绪》将在8月22
日从印刷厂运到文化艺术出版社门市部，他一早就赶来了，
在门市部执著地等了三个多小时。

.....

读者们企盼着汪国真的诗集出版，企盼着他们至爱的诗
能在神圣的文学殿堂占一席之地。终于在1990年，汪国真的
三部诗集《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年轻的风》先后出版
了。

他诗集的出版，却又是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和他并不相识的师生间的几句对话，竟圆了他出诗集的
梦，一位姑娘“编辑”了一本“手抄本”，有“书名”，有“序”，
取名“梦幻出版社”，梦幻成了现实。

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

“你们在抄什么呢？”女教师看见班上学生们都在传抄着
什么，便关切地问。

“抄诗呢。”

“谁的诗？”

“汪国真。”

“汪国真？”她从没听说过，“你们都喜欢他的诗？”

“喜欢，北京许许多多学生都喜欢。

学生们决不会意识到，就是这样几句简短的对话，竟使汪国真出版诗集的梦圆了。女教师回到家，对丈夫讲起学生们手抄汪国真诗的事。她丈夫孟光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出于责任感和职业习惯，他似乎悟出些什么，便让妻子借回这些手抄诗作。他才读了几首，便怦然心动了。读完后，他断定，如若出诗集，肯定能赢得青年读者的心灵。翌日，他便向出版社领导建议：尽快出书。几天后，孟光辗转托人找到汪国真，表示愿以最好的装帧，最快的速度出版诗集。他们的魄力和胆识令人敬服。

就这样。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1990年4月20日交稿，5月21日便印好出售，这在中国出版界创造了罕见的高速度。

也在去年春天。山东省《济宁日报》社李木生趁去北京出差之便，几经寻找，终于见到了汪国真。他俩并不相识。

“我受人之托，要请你帮个忙。”李木生说。

“说吧，我能帮你干什么？”

李木生从提包里取出笔记本，说：“我们报社一个女孩子叫王萍，很喜欢你的诗。这是她从全国一些报刊上摘抄的一整本你的诗，她想请你在这个本子上签个字。”

当汪国真看了这笔记本之后，他动情了。虽说以前，他见过一些年轻朋友中流传的他诗作的手抄本，但像现在这样既有“书名”，又有“序”，还精心划分了十个“栏目”，且又抄写得极为工整的手抄本，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惊诧，欣慰，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滋味的感觉。他的手颤抖了，在这笔记本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5月，他又收到王萍的信和一本她精心制作的汪国真手抄本诗集。诗集内容完全和他签了字的笔记本一样，只是这

本“诗集”不再是笔记本，而是用光洁的白纸制成的。“诗集”后面有“版权页”，署名“梦幻出版社”。

这是女孩子纯真、善良而美丽的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许廷钧获悉此事，感叹不已，立即向出版社领导建议出版这本“手抄本”诗集。出版社本意把这个美好的“梦幻”变成现实。

汪国真的第二部诗集《年轻的思绪》也仅用二十天，于8月问世了。它的书名、序、十个栏目全依王萍那手抄本的原形，汪国真与出版社只字未改。

曾有朋友劝汪国真：“是否请个名家作序更好？”

汪国真未加思索，坦然地说：“不论谁的序我都不要，这本诗集我只想用王萍的序。只为了这位我至今都未见过面的读者的这份纯情，这份真诚，这份理解，我完全应该这样做。何况，这篇序写得极好，极诚挚，难得。我担心的不是这篇序会有损我的诗，而是我的诗会愧对这篇序。”

这本“手抄本”由出版社出版后，故事却没有结束，那个“梦”仍在继续。

王萍注意到汪国真从1990年开始，受邀在《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三家刊物任专栏撰稿人，她竟从微薄的工资中，掏钱订阅了这三本刊物。她的“梦”依然那样纯真而质朴，想默默地收集汪国真的诗文。当她收到《年轻的思绪》编选稿酬二百七十二元时，她没挪用一分钱，而立下一个心愿，用这笔钱作基数，加上自己多年来并不多的存款，逐步建立一个研究和评论汪国真诗文的奖励基金。

这就是中国土地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温馨的“梦幻”。这梦牵魂绕的文学殿堂，真情永存，但愿这样的故事永远古老，也永远新鲜。

王萍曾有一个愿望：将来能看到汪国真所写的全部诗作，

一遍遍地读；有一个祈求：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汪国真亲手签名的诗集；有一个想法：去拜访汪国真，面述自己对他的诗的痴迷，谢谢他给了她许多美妙的诗篇、美好的情感和美丽的向往。汪国真说，这一切，他将会倾力帮助她实现的。

汪国真的第三部诗集《年轻的风》，也在去年10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在诸多出版社中，对汪国真诗作最早赏识的是花城出版社。在当前出版一本诗集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们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慨然同意出版他的诗集，1990年年初就拿去了他的诗稿。

半年来，这些诗集一再增印，《年轻的潮》四次印刷达十万册，《年轻的思绪》三次印刷达十四万册。去年7月4日，他的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

他的信念：诗是神圣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以清新、隽永、超然和真挚的表达方式，走进了青年人的世界。

年轻的读者是从他的诗里知道汪国真这个名字的，是从他的诗作认识汪国真这个人物的。

汪国真，祖籍厦门，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文艺年鉴》编辑部副主任。在学校时，他就爱读诗、写诗，1985年起才把业余时间耗在诗歌创作上。他谈他的诗作时，说他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美国）。于是，他追求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炼、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融四者为一体。

最初，他的处女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在《年轻人》杂志发表，旋即在《青年博览》、《青年文摘》先后转载；诗《热爱生命》在《追求》发表后，像一阵风似地在青年读者群中传抄。一股热潮开始悄悄涌荡了。他不时听到他的诗从读者群中反馈

的信息，他激动不已。信念渐渐形成了：以前写诗，为了自娱，为了发表，而今意识到，诗是神圣的。青年朋友们长年迷恋于琼瑶、三毛、席慕蓉，潮涌潮落，港台风靡，走红抢手，为什么大陆广阔而变幻不定的阅读市场不能有大陆人自己的一个或几个热区呢？他跃跃欲试了。不多久，他终于得到人们承认：一个以情动人的大陆文坛新人。有幅宣传招贴夺人眼目：“回首席慕蓉更显大陆诗人超然实力。”

社会阅读的冷热，有时颇能反映公众文化认同的趋势和导向，由此显露的文化心态，往往表明，读者群对世事的评价和态度。这些年，我国诗界并不景气，朦胧诗也一再受挫，缘何汪国真的诗能赢得读者的欢心呢？朦胧诗在中国没有得到的那些效应，汪国真的诗却得到了。

周彦文有篇透析文章，他认为：“汪国真诗歌的大部分，都与当代青年遇到的烦恼、挫折、迷惑和困惑有关。你不能说汪国真是专门为解答和排遣当代青年遇到的问题才写这些诗的。但是，在客观上，汪国真的诗确实像一副清凉剂起到了慰藉那些年轻心灵的作用。他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畅晓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的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这是汪国真诗歌倍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而所谓这种人生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国自宋元以来传统诗歌那种豁达、飘逸、潇洒、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此言极是。有多少美的价值，便会征服多少读者的心灵。读读汪国真的诗，便能理解“汪国真热”这一兴奋浪峰的原动力是什么了。

他将丰贍的爱，谦恭而真诚地献给年轻的朋友，没有故作艰深的卖弄，没有装腔作势的教训，而是把爱化作心磁